詩學女為

詩學女爲卷八

國風　　　　歙汪梧鳳著

齊都臨淄故齊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城北班固曰臨淄名營邱師尚父所封以地有淄水而名四傳至胡公徙都薄姑當周夷王時其少弟山率營邱人攻殺胡公徙治臨淄是爲獻公獻公以下咸都臨淄城周五十里有十三門

雞鳴二則

詩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蓋本列女傳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史記世家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立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姬與豎刁比而請立無詭其後五公子樹

黨爭立讒其禍者衞姬也烏得以是詩屬之蓋齊自太公開國五世皆令主此詩乃是時賢妃所作陸堂詩學曰雞鳴猶關雎也當屬齊之正風非宫中彤史不能爲也

毛氏奇齡以蠅之鳴不先於雞且其聲不類因疑是詩淆亂是非爲讒人之詩王伯厚亦云蠅以爲雞心惑於聽也然詩末章甘與子同夢明是夫人之辭蓋警君者不嫌過甚故李氏詩所曰以物理驗之無有雞未鳴而蠅鳴故一說匪特雞鳴也且有蒼蠅之聲矣言漸侵曉也不然君雖晏朝臣無散歸之理而詩

乃曰會且歸矣有是理乎

還二則

齊俗尚勇好勝雖霸業未成而功利夸詐之習已有其漸季札所謂泱泱大國風也說者動以田獵爲刺愚不謂然秋冬射獵古人兼資文武其道固宜如是特荒於禽若太康之十旬不返則宜指爲大戒耳此詩蓋以著齊之風俗而非刺其君上也

方輿紀要臨淄縣南十五里有猺山卽詩所謂遭我乎猺之閒者按漢志引詩作遭我乎嶩之閒兮師古註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釋文云還韓詩作

嬿嬿好貌儇韓詩作㛹㛹好貌蓋當時經師傳授各有異同也

著一則

陸堂詩學曰俟著昏禮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俟庭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堂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據此則亦新昏之詩安見其爲刺不親迎班固地理志以著爲地名註濟南郡之著縣也則此爲魯莊公親迎婦姜而作國君親迎本屬常禮而莊公忘父大仇受制文姜必欲取於母家故以爲刺也愚謂齊風刺魯皆明目言之南

山傷魯道敝笱呼齊子不必隱諷也此詩譏不親迎無一字涉魯則非刺魯莊明矣春秋天子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祭公逆王后於紀單靖公逆王后於齊是也諸侯則親迎然或有故若疾病及越境未便則遣大夫迎之莊公如齊逆女爲親迎公子翬如齊逆女爲遣迎是也世子及大夫則無不親迎者鄭忽取於陳楚公子圍取於鄭襄仲取於莒莒慶齊高固取於魯皆親迎是也齊俗不親迎雖士大夫亦然故女至揹門始見其俟已也毛鄭以爲陳古親迎之禮亦非是禮書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大夫以簾士以帷無所

謂屛也詩曰俟我于著而士大夫與焉者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著于著于庭于堂紀入之次序也

東方之日一則

東方日月紀時也彼姝者子干旄以目賢者則此亦朋友好會之辭日在東旦也月在東夕也履我卽兮步履相親接周旋於室中也履我發兮離闥而去始發行也自旦至夕嚚連屛已猶之以永今朝以永今夕意也鄭箋以彼姝爲男下女朱傳以彼姝爲女求男辭君章句以日月喻顏色盛美皆非是

東方未明二則

東方未晞晞是日之光氣湛露曰匪陽不晞謂見日
之光而物乾也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
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毛傳
言明之始升
不能辰夜朱傳誤作晨爾雅云不辰不時也時夜即
司夜莊子所謂見卵而求時夜報更漏也折柳爲藩
狂夫却顧尚知有限也今不能時夜失早莫之節序
所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也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
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司夜郝氏敬曰
與居號令非辰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

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南山三則

毛傳南山齊南山也考方輿紀要南郊山在臨淄縣東南十五里下有天齊淵一名南野山疑卽此詩之南山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東有魯道卽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漢鉅平縣在今兗州府寧陽縣境

齊民要術曰種麻欲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縱横其畝蓋古法也易又鞠止鞠字

毛傳窮也鄭箋盈也東萊曰養也謂養其奸下章乃言極其欲呂氏說勝

甫田二則

詩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詩說亦同按此篇前後皆襄公時詩不得忽以此詩屬景公二說仍本小序刺襄公不修德而求諸侯特易以景公耳不足為據

孔疏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霸韋昭註小霸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為

霸也至其彰桓公卽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
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
其不能修德末章鄭箋云人君内善其身外修其德
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修飾丱
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而加冠爲成人也朱傳義同
愚謂未幾無多時也突駭所見也宜角而弁故曰突
若宜弁而弁何駭之有且自總角至戴弁爲時甚遠
不得言未幾也此猶論語所云欲速成而非求益之
意耳與刺意較合

盧令二則

左傳有襄公田於貝邱一事國語桓公語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則序謂襄公好田獵畢弋百姓苦之亦非無本然所謂陳古以風則支離矣朱傳曰此詩大意與還略同蓋亦齊俗也

仁內美也鬈鬈好貌外美也偲毛傳訓才說文訓強言才技之美也由內及外因人見技三章方有次第鄭箋訓鬈作拳勇與偲字複朱傳訓偲作于思與鬈字複疑非是

敝笱一則

敝笱刺文姜朱子亦從小序惟序云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朱傳云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則小異按春秋文姜以桓公二年歸魯至桓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易此必敗公違申繻之諫卒受禍於齊由不能制文姜故也朱傳改桓作莊子不可制母故後儒以爲當制其從者不知莊公嗣位夫人之歸齊者惟孫於齊耳此詩非謂孫齊而作也其後文姜還魯二年夫人姜氏會齊

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會齊侯於穀皆未嘗歸齊如載驅刺文姜祇言其渡汶不言歸齊是詩明言歸止其譏桓非譏莊春秋經傳可證也臧氏震曰笱所以取魚敝笱則取之而不能制之卽以本詩辭義求之其爲桓公明矣

載驅二則

首章次章上二句毛鄭指襄公朱傳以四句並言文姜按齊人作詩刺上不應反舍襄公且載驅旣屬文姜則文姜已在道矣何以下反言其夕發蘇氏云襄

公疾馳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以會之其說已甚明快且考之禮書曰茀車蔽也詩曰簟茀朱鞹簟茀魚服翟茀以朝翟雉也簟方文席也衛夫人之車以翟蔽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據此則毛鄭之說不可易矣

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馮氏復京曰汶河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之旁仙臺嶺一發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焉名曰壍汶西南流與徂徠山之陽小汶河合又西

流注洸河入濟此徐汶也朱虛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境有汶水源出沂山東麓流經本縣東南六十里入安邱縣界安邱亦屬青州此青汶也按詩人所詠乃徐州之汶在魯北境

猗嗟一則

春秋莊四年書公及齊侯狩於禚公羊穀梁作郜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以卑公也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詩當作於是時故序云刺魯莊公也

詩學女爲卷九

歙汪梧鳳著

國風

魏漢志河北詩魏國故城在今山西解州芮城縣東北七里古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周以封同姓焉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詩蓋作於未滅之時

葛屨一則

詩義折中曰葛屨廣儉也魏本舜禹之故都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有聖賢之遺風焉雖過儉亦致褊心之刺然民勤事而習禮勤事則易富習禮則易教旣無鄭衛之淫靡幷非齊秦之夸悍天下之俗莫善於此

故刺褊心正所以廣儉德也昔季札觀樂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左辟象揥所謂大而婉乎葛屨縫裳則儉而易行也爲上者能用其勤儉而輔之以德使無褊心則明主之爲也臣鳳苞錄

汾沮洳三則

汾沮洳愚以爲刺遺賢而非刺儉按莫冀州謂之乾絳五方通謂之酸迷陸疏所謂繰以取繭緒者也藚爾雅謂之牛脣毛傳謂之水舄陸疏謂之澤舄莫桑藚下濕之產比卑賤者卽下所云彼記之子也公路

主君路車以卿大夫之餘子爲之公行主兵車之行列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皆世官也莫可纖桑可蠶蕢可藥不以生於沮洳之地遺之乃美不可限量如英如玉之子非世家子弟所得比者反以單寒棄之是可惜也童子備官而賢人放棄魏之所以卒併於晉哉

嚴氏虞惇曰昔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我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采莫采桑采蕢蓋卽茹葵之類非特儉嗇而已是亦與民爭利也儉不中禮則吝吝必至

於貪伐檀食鼠之所爲作也說亦有見存之

汾水源出太原府靜樂縣北百四十里管涔山又名燕京山西南流至榮河縣入海

園有桃二則

案桃爲果之下品棘則棗之小者均非美材而實殽登俎喻所用之非人也魏小而偪於晉又以下材當國危亡在旦夕君相不知憂而士憂之忽而歌謠忽而行國悲歌往復冀聞者之少勤其思其猶離騷之意與兩章首二語先儒之解未穩愚謂前篇刺賢者不用是篇刺用者非賢也

不知我者唐石經作不我知者

陟岵三則

此詩孝子至情全在瞻望二字其親之念已親已俱從望中想像出來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不言已之自愼而反言親之欲其愼則所以念其親者益切而所以保其身者益至矣唐人詩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正用之也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反用之也

首章言止謂見止於人如戰則見獲使則羈留之類

次章言棄謂自棄其家末章言死謂因役而死皆有

次第朱傳訓棄字謂死而棄其尸不如東萊訓棄字謂棄毋而不歸

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釋名云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屺圮也無所出生也毛傳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相反孔疏以爲傳寫之誤

十畝之閒一則

水經注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序曰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鄭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閒往來者閑閑

然削小之甚孔疏魏地陿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十畝之閒皆泥於小序不足據也魏國雖小無一夫十畝之理且國小則民亦寡何至民無所居孔疏謂民畏寇內入故地陿支離甚矣橫渠張子曰周制國郛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朱傳從之按場圃冬築之以爲場而納禾稼春治之以爲圃而毓草木本不須十畝竊疑以半築場圃以半栽桑班固所謂還廬有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者故曰十畝之閒非十畝盡桑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析場圃而言之也詩曰十畝之閒桑

者閑閑統場圃而言之也

伐檀三則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君子不得近仕爾呂氏祖謙曰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爲而來獨不見夫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者乎此本鄭箋作旁觀者之辭朱傳全就一人之厲志上說按詩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爾者指在位貪鄙之人而言詩人美君子之不素餐正以刺在位之素餐若但云君子厲志如此則胡瞻爾庭殊無所謂

矣故是詩從呂氏首三句嘆君子之不用中四句譏
小人之得祿末二句以爲苟用君子必不如斯互文
以見意

毛傳萬萬曰億本九章算術鄭箋十萬曰億本王制
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按韻會億數不定也則詩蓋
盲其至多不可數計也毛傳獸三歲曰特爾雅豕生
三豵二師一特則特豕也上下章貆鶉皆專指一物
不應此章乃泛言獸宜從爾雅義毛傳熟食曰飧鄭
箋讀如魚飧之飧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
則食飯夕則食飧也宜從毛訓

大戴禮凡雅八篇可歌伐檀在內晉書樂志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有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後又除古伐檀重用鹿鳴或以爲伐檀音節自此銷亡不知鹿鳴本漢章帝大樂食舉之第一曲夔所傳者亦漢法也

碩鼠三則

春秋傳曰抑君似鼠乃臧紇對齊莊語說詩者以證

碩鼠謂刺其君貪而畏人民以此語施之君悖逆甚矣是詩尚可訓乎嚴氏粲曰碩鼠指聚斂之人即伐檀序言在位貪鄙者也斯言得之且詩屢言三歲此必實紀貪鄙者柄國之歲非同如三秋如三歲者泛言其久之詞若刺君何必以歲計况所云貫女者君貫之也則碩鼠者其臣而貫碩鼠者其君爾

魏俗儉嗇說詩者於彼汾園桃諸篇皆謂刺儉不中禮不知漢文惜露臺百金之費宋武表葛燈麻拂之約史書傳爲美談儉亦何可刺乎讀詩至君子不樂仕於其朝而思察者之閑閑小人不樂耕於其野而

往適樂土之得所而後知魏之亡於貪殘非亡於儉嗇也

玉篇鼫鼠頭似兔尾有毛黃黑色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其說與爾雅疏說文陸璣疏異

詩學女爲卷十

國風

歙汪梧鳳著

唐帝堯舊都之地成王封叔虞於唐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河汾之東方百里今太原府太原縣古唐國在今縣治北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爲山西絳州聞喜縣後謂之新城亦謂之下國桑謂之左邑水經注左邑故曲沃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今左邑故城在縣治東又五世王穆侯復遷絳亦曰翼今爲山西平陽府之翼城縣舊城在縣治東南十五里自昭公封桓叔於曲沃其子莊伯浸強時謂晉侯爲翼侯桓八年武公遂滅翼自曲沃徙都之王命爲晉侯至莊二十六年武公子獻公命士蒍城絳以深其宮翼即絳也鄭氏詩譜言穆侯遷都於絳孝侯改絳曰翼獻公又北廣其城二里命之曰絳則翼之爲一地明矣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曰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遂遷於新田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自此以後命新田爲絳故

舊都爲故絳絳故城在今縣治西南二里

蟋蟀二則

此詩民俗相樂而相警之詩李氏詩所曰居者家居事也外者鄉里鄉黨事也憂者後來事也瞿瞿然顧慮蹶蹶然圖之夫然後可以休休而安矣鳳謂通篇以職思二字爲主職主也居內事也外外事也憂憂患也人情樂則忘憂則不思而至於荒矣乃既思內事復思外事更思憂患之事仍皆以有主者運之所謂思不出其位也思深哉陶唐氏之遺民乎此季札之所以興歎也序以詩爲刺僖公儉不中禮及傳解

職思其外爲禮樂之外鄭箋以職思其憂爲鄰國侵伐之憂皆非是

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堂詩云蟋蟀在堂據豳風則自九月而十月矣歲聿云莫可證晉用周正夢溪筆談云以新易舊謂之除日知錄曰左傳晉用夏正獻公滅虢之月乎公時絳縣老人甲子其文可以互證陸堂詩學曰平王以前晉國仍用周正竹書曲沃莊伯改用夏正本註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

山有樞二則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史記昭侯元年封成師於曲沃號曰桓叔七年潘父弒昭侯迎曲沃桓叔是詩之作蓋爲是與戴氏震曰其辭危有朝不謀夕之憂明曲沃將代晉也則衣裳車馬鐘鼓又安能世世萬子孫長守也故終之曰他人入室古者非處尊位不得有車馬鐘鼓毛詩序刺昭公也固有據而言之矣詩主昭侯而泛曰子儆辭也辭不目君則曰宛其死矣不嫌亟遠出之曰他人非其子孫之謂也桓公以親親而爲逆亂之謀亦惡在非他人也推而遠之可也潘父之禍端已見於前然而不能保其子孫可言也不

能保其身不可言也

陸疏榆之類有十種爾雅無姑其實夷註無姑姑榆也榆白枌言榆之白者曰枌卽陳風東門之枌毛傳所謂白榆者也樞莖郭云今之刺榆卽廣雅所謂梗榆本草零榆生穎川山谷中朗榆生山中莢如北榆廣志有卽榆無莢齊民要術有梜榆陸璣疏又曰駁馬梓榆其類甚夥嚴坦叔曰此言隰有榆總言榆耳朱傳以爲榆白枌疑誤

揚之水三則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按晉世家潘父弒昭侯
迎桓叔桓叔既入晉晉人攻拒敗歸晉人共立昭侯
子平爲孝侯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於翼晉人又攻
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
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爲哀侯至武
公虜哀侯晉人立哀侯子爲小子侯終不與也及武
公誘小子侯殺之嗣已絶矣哀侯有弟緡猶復立延
晉統最后武公伐翼滅緡僖王受賂命爲晉侯而曲
沃始幷宗國去桓叔時越四十餘年而人心未能協
一則賞時賦揚水者必非晉人懷貳可知若以爲潘

父之黨及曲沃私人與乎謀者則不當作此詩以漏洩其事故是詩斷爲從桓叔於沃者不忘故主微其辭以告晉之詩春秋傳侯犯以郈叛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卒出侯犯而以郈歸叔孫據此則揚水爲沃人不忘晉明矣故文中子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首章曰云何不樂聞有命而不樂也次章曰云何其憂不敢告人而私憂也卒章曰我聞有命聞謀晉之命也曰不敢以告人告齊之辭也則詩

固晉之忠臣而非沃之媚子也

諸侯之服朱中衣而繡黼領素衣朱襮蓋桓叔始封之服降於諸侯矣鄭箋謂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非是襮領也朱繡卽朱襮襮上繡爲黼形也郊特牲疏云魯詩曰素衣朱綃鄭箋改繡爲綃本魯詩

地里志河東聞善縣故曲沃今平陽府聞喜縣應劭云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椒聊三則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春秋傳曰初晉穆侯

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魯莊公十六年曲沃伯爲晉侯去昭公時幾七十年詩人於昭之時已知曲沃之後將有晉國而作椒聊之詩固已識先師服矣讀是詩者當知防微杜漸强幹弱枝之道然鑒於此而疎其

骨可翦其宗支致國祚潛移於權臣外戚之手則又不若此楚弓楚得之爲愈矣此吾所以讀伐木常棣諸篇而歎聖人之宏猷茂德爲不可及也

陸堂曰以聊爲助語而又加以且句法未安王氏以爲薄略之詞尤鑿爾雅云朻者聊謂木之糾曲者名聊也則以椒之旁枝爲曲沃比得其義矣

蕃衍盈匊禮書匊二升二匊爲豆四升呂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埤雅古者匊大而升小據此則首章言升次章言匊益加蕃衍也毛傳兩手爲匊則反少於升矣非是

綢繆二則

詩義折中曰綢繆憫貧也晉與曲沃屢世搆兵民貧日甚不能備物故冠婚無以爲禮也一家凋敝比戸皆然故親友莫能相助也如此詩之所詠其由來非一朝矣沃之椒聊蕃衍私家日富也晉之束薪綢繆公室日貧也歷觀春秋諸國大抵諸侯虐用其民而大夫庇之民之所歸財之所聚故公室貧而私室富諸侯猶不悟而多取於民以使之日貧豈不愚哉臣

恭錄

見此良人毛傳云美室古無稱女子爲良人者秦風

厭厭良人孟子其良人出皆指其夫耳鄭儀禮註婦人稱其夫曰良是也故朱傳曰夫稱

杕杜二則

詩故曰此刺哀侯詩哀矦之世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而侵其弟陘庭之田於是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卒爲曲沃所執獨行踽踽喻哀侯之寡援也同父則陘庭也

兩章末四語毛鄭謂異姓之臣當助君朱傳謂無兄弟者自傷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俱不如呂氏東萊之說呂氏曰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

不自相親也凡人無兄弟胡不外求依助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苟非兄弟必不相助也

羔裘一則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朱傳此詩不知所謂居居究究未詳按爾雅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郭璞雅居居以言其不通究究以言其不怨〈闕〉謂是詩爲黨私妨賢之在位者而作其曰羔裘豹袪羔裘豹褎者言其位也其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者言自此人在位皆以我人爲居居究究而不足用矣其

曰維子之故維子之好者言豈眞無他人可用而維子之故僞親好是肅乎居居究究从爾雅釋而曲解本詩文義僭立別解似猶可通若如序言刺不恤民則末二句難通若如箋疏之解末二句則民猶變好此不恤民者豈人情乎吾有以知不然矣

鴇羽二則

左傳隱公五年秋平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桓公八年冬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所謂王事也伐曲沃而不能克立晉侯而不能定以致晉人征役不

已不得養其父母無可告控而仰訴於天所謂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晉人不肯從曲沃之逆而抗兵相拒可以見其忠不能蓺黍稷而悲父母何怙可以見其孝一詩之中忠孝具備唐風之所以爲厚與

王事靡盬爾雅靡無毛傳盬不攻緻也按說文煮海爲鹽煮池爲盬盬苦而易敗靡盬似言王事則無所苦特不能養父母耳西河毛氏曰盬蠱也蠱而間隙靡盬者王事繁多略無間隙亦通

無衣二則

無衣刺周之受賂以錫弒君者服故本其請命之意

言之也晉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虢仲立緡於晉又命虢仲芮伯纎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爲諸侯則綱紀蕩然矣至此易唐爲晉晉武之無可美朱子已詳辨之然朱傳以子爲天子猶覺未安不如從序作天子之使爲允春秋傳莊公十六年周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則詩人言子者謂虢公以命服來也

小國一軍衣亦降七爲六李氏迂仲曰唐室之季強藩悍鎮皆伐其主帥擅自封殖坐邀天子旌節劉仁

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與仁恭之言無異蓋晉武非眞以王命爲重特假此以服衆耳

有杕之杜二則

有杕之杜美好賢也成王封唐叔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懷姓九宗職官五正猶有存者翼之嘉父尚見於春秋隱公之六年至武公以篡弑得國逆取順守招攜懷遠有築臺擁彗之思是詩所以作也厥後狐趙欒郤荀范韓魏之祖皆起於武獻之間齊桓公爲五霸長身没而諸侯倍之晉自文公始霸子孫爲中

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非皆其君之能賢臣之力也晉之即位而必朝於武宮蓋隱以太祖尊武矣晉之多賢武寶啓之也

曷飲食之謂誠有好賢之心惟恐無以飲食之耳蓋養賢有道非其道則賢者必不受其養故幸其來而又懼養之或不得當也鄭云何但飲食之朱傳云無自而得飲食之諸家作曷不飲食之皆非詩本義

葛生四則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左傳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年晉侯使太

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滅下陽五年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晉里克敗狄於采桑此所謂好攻戰也

陸氏佃曰言葛生高而蒙楚蘞生卑蔓於野各繫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也

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嫁未久也毛鄭以爲齊服非

蘞烏蘞莓也或謂之龍葛或謂之烏服誰與獨處四字一氣連下舊說與如字誰與乎獨處而已旣言夫不在又泛言誰與其詞亦悖於義戴氏震曰予所美

之人而不在此留誰獨處哉反顧隻身吁歎慨傷之辭誰與自問也其夫從軍不歸生死未可知留一婦人於家無所依託故以葛蘞為與而曰誰與獨處明其為一婦人隻身無託也此思婦之辭也

采苓二則

采苓序以為刺晉獻公愚謂亦所以哀申生也獻公內惑驪姬外比二五太子之殺豈待曲沃胙進而後知哉詩人賦采苓而曰首陽之巔者諷共子之法夷齊也夷齊讓國以全義申生去國以全身一也春秋傳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李克諫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太子師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使申生用先丹木狐突之言舍旃而去可以全父子之恩息國家之禍此詩人所以三呼首陽也蓋事關君臣父子之間詩人未敢斥言故皆作隱語惟首陽則重言明揭以著作詩之旨其曰采苓采苦采葑者變采微而言之可謂微而顯矣人之爲言指譖言也無信無與無從言苟亦無有信而許之且從之者乎危其不能爾也舍旃舍旃勸其舍晉而爲首陽之逃

也然者隱指後患無然者言舍則誠可無及於禍則雖有讒而不爲我害故末云人之爲言胡得焉言不得而加之也先儒訓釋似多牽湊故爲之說如此以俟後之深於詩者

首陽山卽首山一名中條山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十五里首起蒲州安邑及臨晉夏縣聞喜之境禹貢壺口雷首卽是山也或謂之陑山或謂之襄山或謂之薄山迤邐而東隨地易名水經注雷首山西臨大河俗亦謂之堯山下有雷澤卽舜所漁處春秋時晉地

詩學女爲卷十一

歙汪梧鳳著

國風

秦隴西谷名今秦州清水縣有故秦城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伯翳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爲大夫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始列爲諸侯遂收有周西都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有制岐終南惇物之野其曾孫寧公遷於平陽今陝西鳳翔府之郿縣元孫德公又徙居雍今鳳翔府鳳翔縣

車鄰二則

序車鄰美秦仲也史記秦仲居秦亭爲附庸立三年西戎滅犬邱大駱之族十八年宣王以爲大夫誅西

戎秦仲以附庸爲宣王大夫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
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
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蓋秦自非子以來至秦仲
而始大前此地小僻陋今乃創見中國之儀焉故作
歌以美之
毛傳寺人內小臣也孔疏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
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
寺人別官也按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宋有
寺人栁諸侯之寺人也詩巷伯箋曰巷伯內小臣諸
侯之內小臣也可證毛傳之誤秦始立國而寺人首

見於風秦之用寺人舊矣君子於此知秦有趙高之禍焉

駟鐵四則

駟鐵專爲田狩而作不獨美襄公亦以見秦俗也

毛傳鐵驪說文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鐵則驪鐵本二種然月令孟冬駕鐵驪則亦可統舉故毛傳以驪

𬨎鑣

輶車驅逆之車鸞鑣縣鸞於鑣鄭註禮記曰鸞和皆鈴也蔡伯喈崔正熊皆謂乘輿之鸞以金爲鸞鳥縣鈴其中施於衡上此是漢制非古也孔疏夏官大馭

及玉藻經解註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異於乘車也按鑣馬銜也一名扇汗一名排沫爾雅謂之钀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皆指縣於鑣者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故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箋亦不之易而商頌烈祖鄭箋亦主鸞在鑣之說

載獫歇驕說文作猲獢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皆田犬也鄭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孔疏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朱傳曰田事已畢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義勝

箋疏

小戎二則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漢書地里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此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雖以婦人之口猶有鼓勇之氣焉

小戎兵車周曰元戎秦曰小戎皆革路也春秋魯莊公喪戎路楚鬬丹獲戎車鄭人賂晉侯有廣車楚有

左右廣其實與小戎等皆所謂橫陣之車也軫一曰收一曰車枕輿後橫木也禮書曰俴收淺輿也淺輿謂隧四尺四寸視大車牝服八尺者爲淺也孔疏謂車前後橫木皆曰軫自後軫至前軫淺於乘車故曰俴收考之禮車前有軓有陰而已不聞有軫說文亦曰軫輿後橫木孔疏誤車轅曰輈持衡者也輈縱而曲長衡橫而直短縱者若輈橫者若梁故曰梁輈五楘輈上束以皮者五而其束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陰揜軓也靷以皮爲之繫於

陰板之上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馬鋈續以白金飾續靷之環文茵虎皮爲車茵釋名曰文茵車中所坐也古者婦人及高年乘安車餘皆立乘竊謂大路越席大車簟戎車文茵皆車中之飾非所以坐也暢轂長轂謂三尺二寸之轂視大車轂長尺五寸者爲長也車人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兵車長轂蓋以防脫輻馬綦文謂之騏膝上白謂之馵赤身黑鬣曰柳黃馬黑喙曰騧盾之爲物以革爲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所謂龍盾也龍之外又繪以雜羽所謂蒙伐蒙雜羽也周禮司兵掌五

盾櫓爲大盾伐爲中干龍盾設於輿前輿廣盾狹故
合兩以蔽矢石軜驂內轡也觼環之有舌者驂馬欲
入則偪於脅驅故內轡不須牽挽納之於觼也鋈白
金飾之後駟介駟也禮書曰秦人以淺金介馬古用
革與否不可考也厹矛叴有三角鋈錞以白金沃矛
之下端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叴進矛戟者前
其鐓註銳底曰鐏平底曰鐓韔弓室一曰弓衣明堂
位曰載弧韣說文曰弢弓衣左傳曰右屬櫜鞬杜氏
註櫜以受矢鞬以受弓詩又曰抑鬯弓忌載櫜弓矢
則韔鬯韣櫜鞬弢皆弓室也交韔二弓以備毀折竹

閉以竹爲弓檠狀如弓然約於弓裹所以備損傷也緄繩也縢約之也范氏處義曰韔以虎皮爲之而以金縷飾其膺膺胸也謂弓室之胸也傳以膺爲馬帶孔疏以爲鏤胸之鞶即鉤膺非是

蒹葭一則

蒹葭懷人之作也秦之賢者抱道而隱詩人知其地而莫定其所欲從靡由故以蒹葭起興而懷之遡洄遡游往復其間庶幾一遇之也自毛鄭迄蘇呂無不泥序說秦棄周禮黃茅白葦朱傳一掃空之特未定其所指耳然謂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

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則已明以爲懷人之作矣

終南二則

史記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然襄公雖受命未能實有岐地十二年伐戎至岐卒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十六年以兵破戎收周餘民而括地至岐至德公徙居雍則始在終南之下矣德公子三人宣公成公遞讓國以及穆公而秦遂伯自文至穆累世令德而衣錦佩玉有聲名文物之盛至雍始備此篇首咏終南疑

美德公之詩序云美襄公恐非是

終南山一名中南一名太白一名周南山卽詩所咏南山也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亘鳳翔岐山郿縣武功盩厔鄠縣長安咸寧藍田九縣之境程氏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

黄鳥三則

春秋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黄鳥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

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當時穆公令從巳死而三子輕生爭自爲殉鄭箋所謂自殺以從死也然從死而非殉葬括地志云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南一里故城內若殉葬安得尚有冢耶曹植詩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東坡詩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士從田橫均可謂具論古之識者然秦穆邀死三良從死同於親暱嬖幸之相爲忠愛者其事俱無足道而後此驪山之役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始於此矣悲夫

交交黃鳥毛傳交交小貌朱傳交交飛而往來之貌集韻交通作膠鳥聲詩雞鳴膠膠是也又通作咬稽康詩咬咬黃鳥是也似勝毛朱

臨其穴惴惴其慄正惟三良自殺別葬故國人臨其穴而悲懼交深若殉葬固不能於秦穆墓中更營三良葬穴也謂臨秦穆之穴寫三良從死情狀則三良亦烈士何畏死乃爾此皆衍說也

晨風四則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鄧元錫曰惟忘故棄棄不得見而憂蓋秦人忘功記過嚕

殺好兵與國相終始焉右說君子指君也車鄰終南
之言君子是也朱傳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趙一元曰夫秦民輕生樂戰棄其室家而莫之顧寧
保其無相忘乎視汝墳殷靁之風遠矣右說君子婦
人指其夫也小戎之言君子是也戴氏震曰詩之說
無從定矣苟非大遠乎義兼收而並存之可也
鴥說文作鴪疾飛貌釋鳥晨風鸇陸璣疏鸇似鷂青
黃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
雀食之六書故晨風卽朝風非鸇也李陵別蘇武詩
頋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豈亦鸇耶徐氏日記辨之

曰此正鷂也鳥以發爲舉魚以舉爲發舉與發字義
並同此鷂發即是鷂舉若曰願因鷂舉時此賤軀以
送子耳若是朝風則古詩亮無晨風翼焉能淩風飛
朝風無翼矣若曹丕清河之作則直下鳥字曰願爲
晨風爲雙飛翔北林則明指爲鳥何朝風乎

隰有六駁毛傳駁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璣疏云駁馬
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
推豹古今注曰六駁山中有木其葉似豫章皮多癬
駁

山有苞櫟陸璣曰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

爲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言則柞櫟是也

無衣二則

史記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幷有之爲西垂大夫金氏履祥以無衣繫之此時春秋傳襄王使簡師父告叔帶之難於晉亦使左鄢父告於秦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晉文聽狐偃謀辭秦師獨成定王之功陸氏奎勳以爲奉王命而勵同仇此詩正詠其事愚謂康公以後無勤王事秦又未嘗如吳

楚之僭王則是詩雖無確據總宜在黃鳥前奉王命出兵時所作序以爲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鄭箋謂詩責康公孔疏因舉令狐河曲之戰及滅庸之舉以實之皆非是

左傳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謝同仇也據此詩非刺用兵可知

渭陽三則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詩本送舅而云康公念母指其意中事孔疏秦姬生存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見母存也味此詩秦康公之於晉意深厚矣後晉襄卒使先蔑士會如秦迎立公子雍秦康公送之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晉人立靈公敗秦師於令狐按此則曲不在秦而在晉明矣朱傳引張氏之說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非持平之論

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北今咸陽縣東北十七里有渭城縣故城

瓊瑰或謂之玫瑰火齊珠也孔疏引左傳聲伯夢食瓊瑰事因謂瓊瑰爲贈死之玉非是

權輿二則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夏屋鄭箋作屋具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居具爾雅釋言文正

訓以此王肅作室屋之屋朱傳從之按孔疏始則大
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
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升庵楊氏曰夏屋猶魯頌之
大房蓋周以房俎此亦其義也渠渠俎實之盛內方
外圓曰簋內圓外方曰簠皆盛黍稷之器禮食宰夫
設黍稷六簋每食四簋謂燕食也
李氏詩所穆公好賢而繼世者不能承其美權之於
物輕重不更也輿之行路轍迹不改也不承權輿猶
言不遵軌度或曰造稱者始權造車者始輿故以始
爲權輿